



劍橋七傑中最早負盛名的可算是施達德。他一生七十個寒暑中有三分之二的年日，是為了福音的緣故而與疾病、貧窮、批評、譏諷和辱罵作生死戰。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日，施達德生在一個非常富有的家庭。父親原在北印度經商，擁有兩個大茶園，在英國南部老家除了那座大古堡外，在倫敦海德公園北面還有一座大廈。施達德有兩個哥哥，又得父親所愛，在富裕環境中的童年生活實在樂極忘形，家中養了二十匹馬，每天以打獵、賽馬、板球為樂。

施達德十六歲那年，父親在一次慕迪佈道會中信主，改變了整個人生的方向，也深深地影響了三個兒子，三兄弟都先後一個接一個皈依基督。他們的悔改，為當時的教會、學校、社會，並後世的國家和民族帶來莫大的影響。

## 英板球最佳健將

### 破全國最高紀錄

一八七九年，施達德進入劍橋聖三一學院，與司米德、章必成、何斯德幾位同為新生。其實施達德三兄弟都是傑出的運動員，也是板球能手。三位先後均當過板球隊隊長，唯有施達德這個小弟弟球技超人，以毅力與體力，成為出類拔萃的板球名將，報章電台均大加報導。到一八八三年，施達德已是個家喻戶曉的名人了。遠近學生把他捧為偶像。當年的運動百科全書這樣記載：「有一位球員把板球三項的風頭都佔盡了，幾年來把持著全國板球運動第一把交椅。」

施達德還經常出國比賽，據報導說：「一八八一年到一八八四年中，他是個罕有的運動全才。他的擊球和投球都是首屈一指的，擊球的姿態優美而輕鬆，投球的準確打破了全國紀錄。」

在這個競爭狂熱的時代，擁有貴族的社會背景，加上超人的成就，對施達德來說確是得天獨厚。他在英國體壇上可以扶搖直上，成為世界馳名的板球手，名利雙收，前途無可限量。

## 功名利禄皆空虛

### 全力事主最滿足

施達德生在一個富有善良的家庭，在成長過程中深受基督教的熏陶及父親信主的感人經歷影響，可是自己的信心歷程並非沒有疑雲與挫折。小孩子時代，他們三兄弟都覺得宗教儀式枯燥無味，上教堂是件苦事。當初知道父親成了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心中還有點厭惡和受不了。對父親的愛心行動，施達德有這樣的回憶：「我不滿意父親的做法。他常常晚上到我房間來，問我悔改了沒有。後來我一見門要打開，便立刻假裝熟睡。倘若白天見到他進來，我就急忙地溜到房子的另一頭了。」這種反叛心態是正常的，但也是痛苦的。

在劍橋大學幾年多姿多采的生活中，施達德成為了板球聖手。他氣質高尚，外表英俊，心地善良，頗受大眾歡迎，也經常去教堂，參加禱告會、查經班等，如此宗教生活，並不能說毫無意義，但他從未主動去領人歸主。當他從澳洲比賽回英後，靈程上起了波動。眼見幾位同學在事奉主及傳福音上都有積極的表現，而自己卻是無動於衷，難怪他後來痛惜地感歎道：「我很自私，擁有基督的愛而不告訴別人，結果我對神的愛漸漸冷卻，愛世

界的心乘虛而入。」他還這樣描繪當時的情景：「虛有其表，含糊不清，氣息微弱而剛愎自用。想尋找聖經中隱藏的真理，但沒有順服，也沒有犧牲。」

但是同年年底，施達德的二哥病倒了，而且有生命危險。坐在二哥病榻旁邊，看著窗外的花園，聽著街上的車聲，施達德猛然對生命有了新的感覺。「人生在世有甚麼價值呢？」

他還這樣寫道：「夜夜我坐在他的身旁，看他在生死間掙扎，神讓我認清這世界的榮譽、享樂、財富所值幾何？這一切對我二哥都沒有意義了。他所關心的只是聖經和主耶穌基督，神也把這功課交给了我。」

施達德決心奉獻事主和到中國去這兩件大事，並非一時衝動的抉擇，而是經過多次衝擊、掙扎、禱告、尋求才得到清楚的指示。除了親眼見到二哥在病榻纏綿外，翌年夏天，自己的精神、體力也呈現崩潰的情況，於是他決定到鄉間去靜養幾個月，多用時間來讀經、禱告和尋求神的引導。結果他決意先去讀法律，更好的充實自己。但是當他十月初回到倫敦海德公園公館時，又覺得如此決定有點自私，他寫道：「神所賜給我的，養生是綽綽有餘。細思之下，我豈能將我今生的黃金時代浪費於追求功名利祿的工作上，卻眼睜睜地看著千萬生靈，未聞基督福音而走向死亡？」

經過將近九個月的追求、掙扎，施達德的心境終於平靜下來了，多次用聖經的話來印證自己向神降服的心志，也虛心地跪下禱告，從心底裡唱出詩人何法高所寫的那首名歌：

「我一生求主管理，願獻身心為活祭。」

### **梯山航海為福音**

### **世上財產全盡送**

施達德獻身傳道的大事解決了，也享受到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和「說不出來的喜樂」。只是到哪一個工場事奉，還未有清楚指示。初時，他認為「英國已經夠大了」，他有強烈的信心，必定可以有力地在祖國為自己的同胞做美好的見證，帶領多人歸主。可是神的意念卻高過他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過他的道路。

一八八四年的初冬，好友司米德到倫敦特地去拜訪施達德一家，同時邀請施達德在禮拜六晚上去參加在中國內地會總部舉行的歡送會，歡送麥卡悌 (J. McCarthy) 先生回中國去。這個平常的歡送會在施達德的生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再一次受到這位內地會元老鼓勵，看見更大的異象，看見更大的禾田。所以當歡送會將要結束大家同唱「耶穌領

我」這首詩時，施達德差一點當眾站起來表明自己決心獻身去中國。但是他沒有這樣衝動，他的心還為一事猶豫。他一點不在乎結束板球生涯，也不在乎放棄國際體壇的聲望，更不在乎朋友的反對或譏笑，至於要為福音而犧牲受苦，正是他心中所期望的。最嚴重的一件事，他知道如果母親聽到這個愛子要離開英國，梯山航海去中國傳道，必定心碎。施達德向來極愛母親，他實在不能棄她而不顧。矛盾中，他打開袖珍聖經，從馬太福音十章中的真理之言得到答案：「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他知道神要他去中國。在回家途中，和司米德兩人坐在馬車上，施達德把去中國的決定告訴老友。二人在喜樂和讚美的心境中道別，結束了十一月一日這個大有意義的星期六。

施達德回家後立即把心中的決定告訴大哥，消息傳到母親耳中，確是晴天霹靂，她痛不欲生。那兩天，施達德全家好像惡夢纏身，當然施達德本人也很難過，大哥的勸告和指責是應當重視的，只是遵行神的旨意更重要。兄弟二人跪下禱告，把這件大事完全交託，讓神的手來親自恩領。施達德回憶寫道：「當晚，我幾乎不能入睡，好像聽見有聲音一再說：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詩二 8）

施達德的決心是不能動搖的，戴德生知道了他的抉擇，當然萬分歡迎這位生力軍加入傳福音的行列。戴德生、司米德和施達德決定年底組織佈道隊，走遍英格蘭及蘇格蘭，廣泛接觸青年人，傳播海外佈道異象。雖然戴德生很快將於一月中便離英返中國，但他心中禱告，希望劍橋人馬可以增至七人，大家一同啟航到中國，聖誕節期間已招募五位獻身去中國。

翌年（一八八五年）一月三日，星期六，施達德在豪柏利的杜太太家主領「村民下午聚會」，其實杜太太一直都希望自己兩個兒子不要像施達德和司米德那麼狂熱要去中國。奇妙的事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就在這個周末，杜明德、杜西瑟兄弟與施達德、司米德有一段「很安靜蒙福的禱告」，兄弟二人同時決志加入佈道團，與其他五位一同出發到中國去。自此之後，「劍橋七傑」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了。七位終於在一八八五年二月五日早上九點半，道別了一羣在倫敦維多利亞車站的親友，到法國的卡來海港，啟航往中國去。

施達德離英赴中國之前，曾經和戴德生談過一件很重要的私事。按照施達德父親的遺囑，當幼子達到二十五歲時可以承受一筆數目相當可觀的遺產。一旦隻身離家遠航，未知歸程何日，對這筆金錢應有妥善的安排。施達德二十五歲生日那天，隻身來到重慶，僕僕風塵，為了把福音傳給中國人。他收到英國家中律師和銀行來信，通知他應急速辦理認領遺產的手續，他才知道那份遺產是那麼大，至少有現款二萬九千英鎊。當時的施達德對金錢毫無興趣，視為身外物。他想到一連串的聖經教訓。耶穌對那青年的官說：「你還缺

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可十21) 初期教會的例子：「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徒二 44-45) 於是施達德決定把自己應得的一份遺產，完全盡送，為主的聖工而用。當他到英國領事館簽署一些有關遺產及餽贈文件時，需要領事鑑證。辦事人見到這位青年人的傻勁，勸他回去靜心考慮清楚，兩周後再談，免致因一時衝動而誤事，所以領事不肯簽。施達德無可奈何，只好等候兩周，再把文件拿去領事館由領事簽妥寄回英國，完成了他對主的一個宏願和顯出他愛主的一個行動。

一八八七年一月十三日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施達德用向天國投資的心態，寄出首批捐款二萬五千英鎊。其中五千英鎊捐給美國佈道家慕迪先生的聖工，希望慕迪能到北印度去佈道，把福音傳給印度人民，因那是施達德父親經商發跡的地方。慕迪未能如願，只把這筆捐款用在芝加哥創辦慕迪聖經學院，訓練天國工人，到全世界去傳主福音。其次五千英鎊捐贈與英國慕勒先生的孤兒院，五千英鎊送給倫敦著名的白色教堂主管賀蘭先生，大力協助市內貧困無依的可憐人，最後五千英鎊送給印度救世軍的慈善工作，其餘五千英鎊分別送給五位熱心事主的朋友每人一千英鎊。

後來，又接到通知尚有餘款，施達德就按數送給中國內地會。這件轟動性的捐贈還有一段小插曲，就是當施達德和柏斯麗小姐結婚前幾天，施達德發現自己戶口裡還有三千四百英鎊，於是把這筆餘款當作一份愛的禮物送給新娘。當柏斯麗小姐知道詳情後，她對施達德說：「親愛的，主耶穌對那個青年的官怎樣說呢？」「變賣所有的。」施達德回答道。柏斯麗小姐平靜地勸他：「那麼，我們的婚禮應該從零開始，與主有一個清楚的開端。」於是在一八八八年七月三日，二人用心寫了一封長信給英國救世軍創辦人卜維廉，把全部遺產餘款捐贈給救世軍。全封信沒有提到施達德的名字，最後只說捐款人是「照樣行的一位」。

### **情書頁頁動肺腑**

### **熱淚行行鉤心弦**

施達德的戀愛史也是一段感人的故事。柏斯麗小姐是生於愛爾蘭的一位金頭髮、藍眼睛的漂亮女子，比施達德遲兩年來到中國上海，加入宣道的行列。這對情人首次會面可能是在一個向海員傳福音的晚會上。施達德領會眾唱詩。當唱至「興起，興起為耶穌」這首輕快而興奮的聖詩，他突然宣布，請大家從地上站在椅子上齊唱，氣氛更濃。會眾當中，那位活潑可人的柏斯麗小姐也站在椅上唱得特別起勁，歌聲也動人。當二人四目交投的時

候，就確定了「一見鍾情」這句話的真實性。後來，施達德回到華北內地，柏斯麗留在上海，兩者的愛情要靠書信來互通了。

一八八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施達德在信上說：「日子一天一天地飛逝，我心中確是再次感覺到主的美意是無可置疑的。自從收到你的信後，天地萬物彷彿停頓了，放下了工作、飲食和睡眠，專心尋求主的聖面和美意。我深深地覺得主一直在引導，每天給我指示和鼓勵，使我有勇氣單單的求祂將你賜給我。」這封長信繼續說：「我不能擔保我們今後的日子會鳥語花香，很可能是一條痛苦艱辛的路徑，若不是我深知你確是一位神的使女，根本我也不敢夢想妄求。我所盼望的心上人是一位基督精兵，一位伙伴。我們的一生，將會是信心的生活和戰鬥的日子，深深體會到人世間實在沒有值得留戀的地方。我們所戀慕的就是天父家中那個永遠的天家。求主親自恩領你。」

一八八七年十月八日，施達德的心境顯得更迫切了：「我請求你，親愛的，姑勿論我們兩個生命結合或分離，但願我們每天同有一個心願：把自己獻給主。前路如何，由主恩領，不要自我陶醉，誤己誤人。我也決心寫信給母親和其他朋友透露我的心聲。我實在不能再把我的愛意保密起來。有時想起來也好笑，因為我對你認識太淺了。親愛的，我連你的年齡也未得知，唯有一點我是清楚的，就是你確是一位愛主的女子。祂把你的心連在我的心上，也把我們聯在一起為祂作工。讓我們盡心盡意為祂而活，直到祂再來。」

一八八七年十月十四日施達德信上情感更豐富了：「我愛你，因為你愛主耶穌；我愛你，因為你熱愛主的工作；我愛你，因為你對主有信心；我愛你，因為你深愛人的靈魂；我愛你，因為你給予我那份強烈的愛情；我愛你，那個單純的你，我永遠地愛你。我愛你，因為主把你成為我生命的祝福，使我的靈魂如火挑旺；我愛你，因為你會使我充滿生命力向前奔跑，而且跑得飛快。主耶穌把你賜給我，確是一份大禮，就是終生感激，豈能盡達呢？」

這對戀人終成眷屬。一八八八年，由席勝魔牧師主禮，然後到天津英國領事館舉行正式婚禮。沒有特別的禮服，只穿便裝；也沒有大排筵席，只是清茶淡飯；更沒有千金嫁妝，只在新娘子的白長衫上繡了「結合為主而戰」這句動人的心聲。

**深入內陸嘗百苦**

**指出生路救萬人**

施達德和新婚妻子柏斯麗決心在婚禮後一同深入中國內陸，為主開荒。一八八八年的龍岡府還是一個非常落後、危險的地帶，交通又不方便，到處垃圾，臭氣薰天，沿途是歧視的目光。他們翻山越嶺，舟車勞頓，冒著風雨，踏著泥濘，置生死於度外，為要搶救中國人的靈魂。

他們來到一個小鎮，要住下來卻無容身之地。當地人看到「鬼子」就嗤笑和辱罵，最後他們向村民租了一間「鬼屋」，四壁蕭條，石板地，中間一個火坑，床榻是一塊凹凸不平的棉褥子。在中國十年生活，頭五年就活在這種非人的困境中，和中國人一樣受苦。正因如此換取了當地老百姓的歡迎、接納和尊敬。福音的真理從生活的體驗中傳揚開來，放聲傳道於是更容易了。

施達德的主要工作是設立戒鴉片煙療養院，向受鴉片害者傳福音。幾年間，至少有八百多人完全戒掉了煙癮，身體康復，靈魂得救。柏斯麗只在倫敦皇家醫院受訓過兩個月便到中國來。在內地遇到成千累萬的婦女和小孩都需要醫藥和護理，十年如一日，這位金髮女郎，穿上村民的麻衣，帶著喜樂的心情，幫助了不少婦女，治好了不少兒童。在這個重男輕女的社會裡，有些村民生下男孩則謝天謝地，若是生下女孩就立刻拋給大狼吃掉。施達德夫婦結婚後，在中國共生下五個兒女，頭四位都是女兒，第五位生下來一天便夭折了。多年後，他們回到英國，生下第六位，是個男孩，舉家高興，可惜這個孩子活了兩天便棄世身亡。生養孩子對年青的柏斯麗實在是個天大的挑戰，在中國內地生五個孩子都沒有醫生和護士幫忙，完全靠夫婦二人同心協力把孩子迎接到世間來。這位年輕的母親，經歷過無數孤單、寂寞的黑夜，流過萬點千行的眼淚，但是為了丈夫的事奉，為了生命的見證，她決心從不露愁容，口中也不發怨言。十年的苦練，這位金髮女郎成了一個能經百戰的鐵娘子。

歲月催人，力不從心。這對基督精兵終於筋疲力乏，無法支持了。一八九三年春天，才三十三歲的施達德病情嚴重，危在旦夕。他要求同工用油膏抹他的全身。同工問他應否設法回英國求醫，他堅決要留下來，除非有主明顯的啟示。膏抹後，病情好轉，和病魔爭鬥了一年。柏斯麗的健康亦形崩潰。經過多方禱告，全家決定回英養病。一八九四年，夫婦二人，拖著三個大女兒，手中抱著幼女，在淚眼晶瑩、列隊相送、依依不捨的情景下，忍痛離開了事主十年的中國，從上海乘船回英國了。

**獻身印度傳主愛**

**慈父遺願得顯揚**

施達德夫婦和四個女兒回英後，靜養了幾年時間，等候神的指示，再上戰場。這期間夫婦二人曾經多次到美國各大學傳福音，深受歡迎。一九〇〇年，中國發生義和團之亂，再返中國似乎絕望了。回憶孩提時代，父親在印度經商，對印度風土人情、語言文化也有點認識，印度人也需要福音。經過一段時間的禱告，施達德又蒙神的指示要遠赴重洋去印度為主作工。這也是他父親臨終前的心願，希望自己的兒子有一天能把救恩帶給印度。

當時南印度聯合教會知道施達德有意到印度，立即邀請他來牧會，於是施達德家又浩浩蕩蕩的抵達印度。在那裡六年（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六年）除了與哮喘爭鬥之外，也建立了不少聖工，救人無數。柏斯麗寫信回英國報導喜訊：「每星期至少有一至三個人信主。」最值得施達德夫婦安慰的就是四個女兒都在印度信主得救，一同受浸歸入主的名下。受浸之前施達德在家後園花圃四周用厚膠布封好，像一個浸禮池。柏斯麗寫道：「那天，天氣清冷，一早就有成羣結隊的印度孩子，每人提著一桶或一瓶熱水輪流倒注入花圃中，四個女兒在會眾歌聲中，一個一個由施達德親自施浸，成為印度教會史上一個奇聞。會後一同守聖餐。這一天的崇拜，在每一個來參加的人生命中產生了一種奇妙的力量和喜樂的讚美。」

## 非洲熱帶勤開荒

### 言行著述存偉蹟

施達德在印度六年，由於女兒都長大要入學，遂於一九〇六年再返英國。夫婦二人身、心、靈又得一次長期靜養而復甦，等待神新的指示。一九〇八年間有一次在英國利物浦看見一個招牌寫著「蠻荒野人需要宣教士」，施達德深受吸引，他就開始求神開路並帶領他深入非洲熱帶開荒。經過兩年的準備，終於在一九一〇年的嚴冬啟航赴非洲，展開了一生中最大的搏鬥。由於柏斯麗體弱，醫生勸告暫時不應與丈夫同往。

初抵非洲數年，施達德的工作開展順利，走遍東非各地，進入蘇丹，又沿尼羅河南下，每到一處，信主者眾，在中國和印度事奉的經歷使他更有勇氣、聰明和毅力，同時組織了一個非洲心臟宣教差會 (Heart of Africa Mission)，有系統地向各處佈道和栽培訓練。福音傳到一百多個部落，他甚至住在部落中與未開發的土人一同生活。施達德在非洲土人中工作達二十年，影響甚大。由於聖工的發展，同工也增多。為了響應其他地區的呼聲，施達德決心把工場擴大，向全世界各洲進攻。遂把非洲宣教中心擴大為環球福音會，向南美洲亞馬遜河的紅番傳福音，也派宣教士進入中亞地域、喜馬拉雅山一帶和西藏周圍的少數民族中傳福音。



施達德雖然不是作家，但是為了工場的實際要求和人才培訓的需要，在百忙中還抽時間寫一些實用的書刊，由於日久失傳，好些已經絕版。(註)

施達德太太柏斯麗也寫過一本小書，命名為《一個羅曼蒂克的宣教士》，描寫施達德所創立的非洲心臟宣教差會，並他們夫婦從神那裡得來的異象、使命和愛情。

柏斯麗因為身體多病，不能前往非洲與施達德一同事奉，但是在英國設立了一個大本營，用禱告、書信、刊物推動和支持施達德的工作。雖然幾年後才可以和丈夫見一次面，但沒有任何事物可以減少他們之間的愛情。身體越衰弱，信心越剛強。一九一六年，施達德在英國休假後回非洲，但柏斯麗不能行動，被困在家中病榻，傷心地目送丈夫走出家門。那天晚上，她憑信心，毅然站起來，雙腿竟突然健壯，可以自由走動，心臟亦回復正常，好像神蹟在她身上出現。她體力慢慢充沛，後來還到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非等地推介環球福音會的工作並募捐。一九二五年始終到達了非洲熱帶荒野和丈夫重聚，親眼見到神在非洲奇妙的作為。她走入村子的時候，至少有二千多位信徒列隊歡迎，她多次向這些村民作見證，她才深深體會到數十年前自己把「中國，印度，非洲」這三個地方名字寫在聖經邊沿的真意。因為天氣酷熱迫人，柏斯麗身體不能抵受，住了兩周，必須離開，返回英國。沒有想到夫婦二人在非洲那間簡陋的竹棚分手後，卻成了在人間最後的分離，一九二九年，柏斯麗在訪問西班牙旅途中突然病發，不治身亡。

施達德聞訊之後，知道很快會與愛妻在天重逢，心中只有唱出哈利路亞讚美主。兩年後，一九三一年七月十六日清晨，七十一歲的施達德也在非洲病得不能行動，睡在床上口唱哈利路亞，晚上十時半左右放下了世上一切工作的勞苦，與主在天上相會，來送殯者凡二千多人，其中包括四位酋長。

註:

這裡把搜集到的資料列出來，供讀者參考，也進一步推想他執筆的苦心。《非洲的心臟》，《耶穌的聖戰》，《信心的歡笑》，《朱古力的戰士》，《為基督的羞愧，走遍陸地海洋》，《基督的瑣事》，《非洲心臟宣教差會的章程》，《魔鬼洞的晨曦》，《寫給在非洲的神之精兵》，《環球戰爭 -- 是真是假?》，《地獄的門打開: 何故? 怎樣把它關掉?》，《我們的本分! 應盡快完成》，《一個大學生的故事》，《一個神蹟的旅程》。